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莽時爲縣亭長坐法亡命更始初拜安樂令光武徇河北拜偏將軍從平王郎賜號建策侯拜大將軍及即位拜大司馬更封舞陽侯明年定封廣平侯建武二十年卒謚曰忠侯

奏劾朱祐

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 袁宏後漢紀四建武四年

令軍中

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後漢吳漢傳，建武三年，與劉永將周建戰不利，椎牛饗士，令軍中

說陳康

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後漢吳漢傳，光武因謝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云云，康然之，開門內漢等

馮異

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莽時爲郡掾，監五縣。光武爲司隸校尉，署爲主簿，從徇河北，拜偏將軍，封應侯。及爲蕭王，進孟津將軍。建武二年，封陽夏侯，尋拜征西大將軍，領北地、安定太守事，守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十年卒于軍，謚曰節侯。

上書自陳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後漢馮異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有刪節，又有小異。

遺李軼書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效，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

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閒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此劉氏之憂也是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㠯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袁宏後漢紀三又見後漢馮異傳各有刪節）

任光

光字伯卿南陽宛人莽時爲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起爲安集掾拜偏將軍更始初拜信都太守光武徇河北㠯爲左大將軍封武城侯及即位更封阿陵侯

討王郎檄

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

後漢任光傳世祖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遣騎馳至鉅鹿界中

任延

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游太學號聖童辟召請不就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建武初徵為九真太守左轉睢陽令遷武威太守左轉召陵令明帝即位拜潁川太守徵為河內太守卒官

下主簿鍾離意教

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埽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御覽五百二引謝承後漢書龍丘萇吳郡人王莽篡位隱居太山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為東都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為主簿自請召萇為門下祭酒延教

蓋延

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莽時為郡掾歷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

召署營尉行護軍。光武徇河北。拜偏將軍。賜號建功侯。及卽位拜虎牙將軍。更封安平侯。後爲左馮翊。建武十五年卒于官。

上疏辭誡輕敵

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當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後漢書延傳。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注引東觀記延上疏辭。

邳彤

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爲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以爲和成太守。拜後大將軍。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後拜太常。轉少府。免。復爲左曹侍中。

報父弟妻子

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也。

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後漢邳彤傳：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

耿純

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莽時除納言士。更始初，李軼承制，召爲騎都尉。光武徇河北，拜前將軍，封耿鄉侯。及即位，更封高陽侯，拜東郡太守。坐事免，尋定封東光侯，歷太中大夫，復爲東郡太守。建武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

上書自陳

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後漢耿純傳注引續漢書

報眞定王劉揚書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後漢耿純傳

臧宮

宮字君翁潁川郟人莽時爲縣亭長後入下江兵爲校尉從光武徇河北遷偏將軍及卽位以爲侍中騎都尉明年封成安侯尋拜輔威將軍更封期思侯公孫述平拜廣漢太守更封酇侯徵還定封朗陵侯拜太中大夫遷城門校尉轉左中郞將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與馬武上書請滅匈奴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後漢臧宮傳

董崇

崇扶風茂陵人莽時與寇恂同師事安丘望之建武初從恂至河內

說寇恂

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 後漢寇恂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有小異

來歙

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光武祖姑之子仕更始爲吏從入關以病去依漢中王劉嘉及更始敗來歸拜太中大夫遷中郎將建武十一年爲公孫述刺客所殺追贈征羌侯謚曰節侯

奏薦馬援

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 後漢馬援傳

上書言隴右事

隗囂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蕃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州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為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今誠知國用未足，民勞于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袁宏後漢紀六來歙說上又見後漢來歙傳歙因上書無首二語文亦小異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蕃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後漢來歙傳

被刺自書遺表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

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後漢來歙傳

來歷

歷字伯珍歙曾孫襲爵征羌侯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永初中遷射聲校尉永寧時為執金吾延光中遷太僕以諫廢太子免安帝崩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遷衛尉拜車騎將軍後為大鴻臚

廢太子議

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後漢來歷傳

朱祐

祐字仲先南陽宛人更始初齊武王以為大司徒護軍復為光武大司馬護軍進偏將軍封安陽侯建武初拜建義大將軍更封堵陽侯後封鬲侯

奏改諸王爲公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後漢朱祐傳

奏三公去大

宜令三公竝去大名以法經典同上

耿弇

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光武徇河北以爲門下史進偏將軍及爲蕭王拜大將軍建武初拜建威大將軍封好畤侯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

上疏請徵

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袁宏後漢紀四

上書言討張步事狀

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

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後漢耿弇傳注引袁崧書）

耿舒

舒弇弟光武徇河北以爲復胡將軍建武中進中郎將

與兄弇書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後漢馬援傳）

耿國

國字叔慮一作叔憲弇第三弟建武中爲黃門侍郎遷射聲校尉拜駙馬都尉歷頓丘陽翟上蔡令徵爲五官中郎將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

南匈奴稱藩議

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閉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後漢耿弇附傳

耿秉

秉字伯初國子以父任爲郎永平中歷謁者僕射駙馬都尉章帝即位拜征西將軍遷度遼將軍徵爲執金吾章和中復拜征西將軍封美陽侯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卒謚曰桓侯

上書言匈奴事

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合戰鼓之以仁義爲國之寶矣袁宏後漢紀十

上言宜許南單于出兵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

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後漢南匈奴傳）

兵事議

孝武時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類幷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佀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

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袁宏後漢紀十

耿恭

恭字伯宗弇弟四弟廣之子秉從兄永平末爲劉張騎都尉司馬拜戊校尉屯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會明帝崩救不至車師復叛拒守踰年建初初迎歸拜騎都尉遷長水校尉後以征羌事忤馬防徵下獄免

上言鎮撫西羌事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後漢耿弇附傳初恭出隴西上言

朱浮

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拜大將軍幽州牧建武二年封武陽侯爲彭寵所攻逃歸

拜執金吾徙封父城侯遷太僕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後坐事免徙封新息侯永平中賜死

上疏乞援師

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㠯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強而發忿公子㠯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㠯爲陛下必棄捐它事㠯時滅之旣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旣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㠯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後漢朱浮傳）

因日食上疏言牧守換易宜簡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為姓氏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月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

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後漢朱浮傳）

上疏言州牧劾奏宜下三府覆案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于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㠯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㠯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㠯使者爲腹心而使者㠯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㠯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㠯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㠯天地之靈猶五載㠯成其化況

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

奏(後漢朱浮傳)

上書請廣選博士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飭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試策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于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于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後漢朱浮傳)

上言織綬成

詔書曰、百官皆帶王莽時綬、又不齊、因前袁安故綬工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組狀、蘇能爲丙丁文、謹圖一綬丙丁制度、賜縑五十四、今王莽時六安都尉丙曠蘇能爲丙丁文、謹處武庫給食、晝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文已成、請賜縑五十匹、（御覽六百八十二引博物志）

奏更乘輿綬

車府丞橫、受詔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爲地、（初學記二十六引漢名臣奏）

與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于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世而伯通獨中風

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群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後漢朱浮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五

子密

子密姓氏未詳爲彭寵蒼頭建武五年斬寵頭詣闕封不義侯

使彭寵作記告城門將軍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後漢書彭寵傳寵與朱浮不相能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之寵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自立爲燕王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因寵臥縛著牀呼其妻解寵手令作記書成即斬寵頭置囊中持記馳出號詣闕又見御覽五百引東觀漢記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

鄭興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更始初爲丞相長史拜諫議大夫奉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二州還拜涼州刺史坐事免避亂隴西依隗囂建武六年東歸徵拜太中大夫監岑彭傅俊軍及公孫述死留屯成都坐事左轉蓮勺令免客閿鄉三公累辟不就

說更始西都長安

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後漢鄭興傳）

說隗囂不稱王

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後漢鄭興傳

日食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

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㠯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㠯成屈己從衆之德㠯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㠯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于賢聖之君猶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後漢鄭興傳

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嶽之非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于莒鮑叔從焉旣反國鮑叔與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旣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務閱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彊楚于城濮納天子于王城今袞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已成屈己從衆之德已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已崇柔克之德袁宏後漢紀六案此與本傳各有删節

鄭衆

衆字仲師興子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以僻使匈奴繫廷尉會赦召爲軍司馬拜護西域中郎將遷武

威太守。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官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孝經注二卷。

上疏請爵耿恭

耿恭㠯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煑弩爲糧。出于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㠯厲將帥。後漢耿恭傳

上疏諫遣使報單于

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㠯離南單于。令西域諸國耳。故汲汲㠯致漢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㠯爲于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藩。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規爲邊害。其憂不輕。今

幸有渡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答不敢爲害。袁宏後漢紀十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後漢鄭興附傳

上言辭使匈奴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後漢鄭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九有小異

婚禮　案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並云古者冠婚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此即三首之一

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同于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

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㠯紙封表又加㠯皁囊著箧中又㠯皁衣箧表訖㠯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表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箧表訖蠟封題用皁帔蓋于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箧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通典五十八案此約文

禮物案㠯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

得香草爲吉祥鳳凰雌雄伉合儷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通典五十八　案此卽謁文之約文通典五十八王彪之上書引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蓋禮物三十種各有謁有贊各題在檢上

婚禮謁文

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言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請吉日將迎親謂成禮也藝文類聚四十

婚禮謁文贊

雁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有其所藝文類聚九十一

秔米馥芬婚禮之珍藝文類聚八十五

稷爲天官御覽八百四十

卷柏藥草，附生山顚，屈卷成性，終無自伸。御覽九百八十九

嘉禾爲穀，班祿是宜，吐秀五七，乃名爲嘉。初學記二十七

長命之縷，女工所爲。御覽八百二十

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圖邊。初學記二十一 御覽六百二

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御覽八百三十六

舍利爲獸，廉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諐。御覽九百十三

鴛鴦鳥 雌雄相類，飛止相匹。藝文類聚九十二

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寒涼守節，險不能傾。藝文類聚八十九 案通典所載禮物三十種，自玄纁至陽燧，僅二十九種，而無女貞，豈脫此一種耶，抑女貞即九子婦耶，當攷

趙熹

熹字伯陽，南陽宛人，更始初，徵爲郎中，行偏將軍事，吕破王尋王邑，功拜中郎將，封勇功侯，建武初，拜簡陽侯相，遷平原太守，後徵爲太僕，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明帝初，封節鄉侯，尋坐事免

起爲衞尉、行太尉事、章帝初、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卒、年八十四、

上言宜封禪

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淸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東觀書太尉趙憙上言

奏上明帝尊號

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東觀書章帝初卽位太尉憙等奏

梁統

統字仲盛安定烏氏人初仕州郡更始時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後爲武威太守建武五年與竇融遣使歸誠加宣德將軍及隗囂敗封成義侯隴蜀平入朝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刑罰務中疏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誅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誠得其宜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

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
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
數興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
㠯破朋黨㠯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㠯總御海內臣下
奉憲不失繩墨因循先典天下稱理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
安至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輕爲
穿鑿猥㠯數年之閒虧除先帝舊約成律凡百有餘事或不便于
理或不厭民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體害善良者傅奏如左伏惟
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權時撥亂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誠宜博施濟
時而反因循季世之末節褻微之軌迹誠非所㠯還初反本據元
更始也願陛下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
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㠯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後漢梁統傳晉書刑

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又
袁宏後漢紀六與此小異

復上言

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狀後漢梁統傳又見晉書刑法志

對尚書問狀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

萬數，鬭者三輔，從横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于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後漢梁統傳議上遂寢不報

與杜林書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醫蒿席草，不食其粟。文選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東觀漢記

梁松

松字伯孫，統子，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襲封陵鄉侯，再遷虎賁中郎將，永平初遷太僕，坐罪免，尋下獄死。

上疏爭封后

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㠯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㠯明天意續漢祭祀志上上㠯用石功難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㠯爲云云又見通典五十四

祭泰山議

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續漢祭祀志上

梁竦

竦字叔敬松弟坐松事徙九眞後聽還本郡章帝納其女爲貴人生和帝建初八年爲竇氏所陷死獄中永元九年事白追封褒親侯謚曰愍侯

悼騷賦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㠯嗚邑兮卒暴誅于

兩覩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寍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㠯㠯榮名雖吞刀㠯奉命兮抉目眦于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于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旣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彊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㠯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㠯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于奔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敕職于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㠯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㠯愴恨兮指丹海㠯爲期（後漢梁竦傳注引東觀記）

梁扈

扈松子永元中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永初中爲長樂少府

遣從兄禮奏記三府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崇貴母氏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求得申議（袁宏後漢紀十四 後漢梁松傳）

梁商

商字伯夏竦孫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初襲父雍爵乘氏侯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初以后父加位特進拜執金吾尋拜大將軍永和六年卒謚曰忠侯

招降匈奴表

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後漢南匈奴傳）

上書辭增國土 陽嘉元年

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袁宏後漢紀十八陽嘉元年

上書讓屯騎校尉 永和三年

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可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惑，不遑盈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袁宏後漢紀十八

上書辭少子不疑為步兵校尉 永和四年

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于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袁宏後漢紀十九

上書

猥復超超徊德，文選應璩與曹長思書注引東觀漢記

止逮捕張逵獄疏永和四年袁宏紀作袁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㠯同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㠯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㠯止逮捕之煩後漢梁商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九

移書馬續等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㠯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㠯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㠯亂大謀後漢南匈奴傳

病篤敕子冀等

吾㠯不德享受多福生無㠯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

制亦有權時。（袁宏紀作但增塵垢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之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袁宏紀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若不足）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後漢梁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篇末作上無損于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毋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于黃泉）

梁冀

冀字伯卓。商子。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初拜河南尹。六年襲封乘氏侯。拜大將軍。及順帝崩。擅權歷沖帝質帝。肆行弒立事。延熹二年收徙封比景鄉侯。自殺。

上書讓步兵校尉

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北堂書鈔六十一引東觀漢記）

報朱穆書

如此僕亦無一可᠎張後漢書張奐傳

全後漢文卷二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邑

邑字伯玉馮翊蓮勺人更始時爲上黨太守建武初遣使歸誠卽拜上黨太守後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報馮衍書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

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巳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巳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微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而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跙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以言 後漢馮衍

傳

勸鮑永書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阸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

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僻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後漢馮衍傳注引東觀記

王元

元字惠孟杜陵人一云長陵人隗囂起兵以爲大將軍囂死擁立隗純純降仕公孫述爲將軍建武十一年來降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說隗囂

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吕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吕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吕霸要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失勢卽還與蚯蚓同後漢隗囂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吕前半篇爲後半其文亦小異

王遵

遵字子春霸陵人隗囂起兵吕爲明威將軍進大將軍建武七年來歸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隗囂傳注引續漢書作上雒侯袁宏紀同明年持節監吳漢軍案後漢光武紀建武六年有樂浪太守王遵袁宏後漢紀十一建初元年有敦煌太守王遵皆非卽此

諫隗囂謀殺來歙

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所吕重兵

賞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通使可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上不合于正義內不周于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㠯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踐機試劒授刃于頸也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于漢而隨㠯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于萬乘之主重㠯伯春之命哉 袁宏後漢紀五 後漢來歙傳

喻牛邯書

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㠯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㠯奉天人之用退㠯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㠯歸本朝生民㠯來臣人之勢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㠯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後漢隗囂傳）

班彪

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初依隗囂去依竇融爲大將軍從事及隴蜀平隨融入洛舉司隸茂才除徐令以病免公府累辟輒去後辟司徒王況府察廉除望都長建武三十年卒官有集五卷

覽海賦

余有事于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漂鶩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

薄其衷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爲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璆以爲闕次玉石而爲堂蓂芝列于階路涌醴漸于中唐朱紫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于東序王母處于西箱命韓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遡霓霧之掩藹登雲塗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啟路闢閶闔而望余通王謁于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藝文類聚八

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于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

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㠯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㠯歷茲遂舒節㠯遠逝兮指安定㠯爲期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㠯樛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釋余馬于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㠯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㠯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㠯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于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號于尉佗降几杖于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㠯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㠯漂遙兮谷水灌㠯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㠯

翺翔兮鵾鷄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撫長劒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七

冀州賦水經易水注藝文類聚二十八作遊居賦

夫何事于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悲人之所虞遂發軫于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旣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命贍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于伯姬建封禪于岱宗瘞玄玉于此丘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

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于敝邑，聊卒歲吕須臾。藝文類聚六又二十八初學記八

淑余馬乎溫泉，嗟西伯于牖城。續漢郡國志一注

感鳧藻吕進樂兮。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

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水經蕩水注

悼離騷

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吕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吕幽潛。藝文類聚五十八

復護羌校尉疏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敕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後漢西羌傳）

上言宜復置烏桓校尉

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後漢烏桓傳）

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遺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敎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襃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後漢班彪傳

奏事

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北堂書鈔八十三引班彪奏

上事

賜竽瑟箜篌書鈔十九

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以北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

大司馬所吕別大小司馬之號御覽二百九

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口行好學者吕備縱衣舍人御覽六百九十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吕白木杯飲食飾虛欲吕求名干譽御覽七百五十九

吏民犛埋有馬被毛蠶角蹄玫瑰宜皆吕法禁之御覽八百九

奏議答北匈奴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吕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吕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

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後漢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與京兆丞郭季通書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後漢蘇竟傳注引三輔決錄注）

與金昭卿書

遠在東垂，吏道迫促。（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

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覩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麿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

胥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攷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書敘傳上文選藝文類聚十

史記論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㠯司典籍曁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㠯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㠯絕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㠯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㠯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後漢班彪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三終

全後漢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班固一

固字孟堅彪子永平中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建初中遷玄武司馬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塞以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及憲敗坐下獄死年六十一有白虎通德論六卷漢書一百十五卷集十七卷

終南山賦

伊彼終南巋嶻嶙囷槩青宮觸紫辰嶔崟鬱律萃于霞雰曖䨴晻藹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修竹玄泉落落密陰沈沈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案文選蜀都賦注引班固終南頌有此語或頌卽賦之訛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

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鍾億萬年、初學記五、

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文選魏都賦注、又天台山賦注、

固僊靈之所遊集、文選頭陁寺碑注、

覽海賦

運之修短、不豫期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案此賦今見存者、僅二語耳、藝文類聚所載乃班彪作、張溥本誤收、案張溥本有遊居賦、即冀州賦也、乃班彪所作、誤收、

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寖、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

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寛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吕抒下情而通諷諭或吕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吕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吕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吕極衆人之所眩曜折吕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

河洛矣、斯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㠯皇道、弘我㠯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㠯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㠯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㠯龍興、秦㠯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㠯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于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于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㠯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

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㠯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㠯九嵕，陪㠯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于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㠯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文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于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閒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于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淩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

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于太半虹霓迴帶于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于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于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于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于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飛羽上覆

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于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鄷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蹸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曡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蹷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于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

遥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爥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于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竝鶩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于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于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

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

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吕皇城之
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吕作苑
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吕潛魚豐圃草吕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
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吕講武則必臨之吕王制考
之吕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于
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
寖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
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
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
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
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
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
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洩先驅復路屬車案節于是薦三犧效

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于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于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

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
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
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于是百姓滌
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
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
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
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
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
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
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
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
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旣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班固傳文選

耿恭守疏勒城賦

日兮月兮阸重闉文選潘岳關中詩注

幽通賦

衛靈公太子蒯聵好帶劍長一丈公諫乃作短劍長一尺公知

不可吕傳國，乃逐之。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班固幽通賦序。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颻颻颯而蟬蛻兮，雄朔野吕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吕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愇世業之可懷。靖潛處吕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于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吕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于樛木兮，詠南風吕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既誶爾吕吉象兮，又申之吕炯戒。盍孟晉吕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

聖窘而後拔兮雖羣黎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于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㠯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于南汜嬴取威于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旣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于龍虎發還師㠯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

嬀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契龜、宣曹興敗于下夢兮魯衞名諡于銘謚、妣聆呱而勸石兮許相理而鞫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吕定命兮命隨行吕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羅而嬴縮、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吕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于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吕蕃魏兮申重繭吕存荊、紀焚躬吕衞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于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

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于道眞，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㠯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漢書敘傳上、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

竹扇賦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實翼，杳篠叢生于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颯，削爲扇翣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古文苑、

白綺扇賦 初學記二十五引班孟堅集佚

漢頌論功歌詩靈芝歌

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七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署理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陽王毓藻校刊